

国际移民视域下的“Diaspora”话语： 概念反思与译介困境*

周 雷 牛忠光

内容提要 “Diaspora”一词原指流落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来历经了一个语义拓展和内涵重构的流变过程,并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叶开始被西方学界逐渐用以指代跨越国界且维系祖籍国联系的当代国际移民群体。国内研究者处理该术语概念时译名纷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理论的引介与中西对话。这一译介困境从根本上关涉跨文化认识论和文化翻译问题,因此通过将“diaspora”与“国际移民”概念的并置对比,从文化翻译视野审视其译名,进而倡议将其译名厘定为“离散族裔”,有助于廓清当下国际移民研究的群体范围与复杂性,促进国内对于海外移民族群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国际移民 Diaspora 离散族裔 文化翻译

郝时远先生曾言:“概念及其定义,是对相关要素、特征的概括和理论阐释的支点……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事实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①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英文文献中,时常会出现“international immigrant”(国际移民)与“diaspora”这两个关键概念。一般而言二者具有一定的语义重合,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学术研究语境,则呈现出一定的内涵差异。如果回到汉语语境,考虑到国内学者在参引英文文献时所基于自身英语能力与研究旨趣的翻译,我们一方面会看到“diaspora”这一术语概念的混用与模糊,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译名的纷乱而影响到对与之相关的理论以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理解。因此,基于中外学者对于“国际移民”概念的使用情况,来探讨西方移民和族群研究抑或国内文学批评界风行的“diaspora”,不仅仅有助于厘清概念翻译,而且更重要的是便于廓清当下国际移民研究的群体范围以及复杂性特征,推动国内对于国际移民与族群文化的研究。

一、时空变换：“移民”概念的边界性和时间性

西方学界对近现代移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较早,例如英国社会学家拉文施泰因(E. G. Ravenstein)早在 1885 年便针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人口的频繁流动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提出了移民研究的第一个理论范式——“推-拉”理论,^②并从始至终以“移民”(migrant)来指代英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人口。上世纪 60 年代前半叶,除了空间之外,时间也成为西方学界界定“移民”的重要维度,埃弗雷特·李(Everett S. Lee)便指出“移民广义上而言是居住地的永久性 or 半永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后民权时代美国种族主义思潮研究”(项目号:17YJCZH133)的阶段成果,以及江汉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当代美国埃塞俄比亚裔黑人的文化认同研究”(项目号:2015 年科研启动费 036 号)的阶段性成果。

① 郝时远:《总序》,载[英]莫迪墨、[英]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② 详见:Ernst Geor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

久性变化(semi-permanent)”,“无论是多长或多短、多么容易或多么困难,每一种移民行为都会涉及来源地、目的地以及移民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① 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交通便利,不同国家的人口比以往更为频繁的跨国界流动,西方学界对于国际性移民的关注超越以往对于某一国界之内的人口流动,“移民”这一概念也更明确地与“跨主权国家边界”相联系起来,“国际移民”成为了西方学界研究跨国界人口流动时的通行术语。然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索尔特(John Salt)指出当时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国际移民”如何界定。就移民过程而言,他指出当时的西方学界“更倾向于使用‘国际迁移’(international movement)这一概念,而非‘移民’(migration),因为后者更带有永久性的意味”。^② 但是有趣的是,他本人在行文之中依然沿用的是“移民”一词。

语言学研究认为语言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术语作为语言的外在形式之一同样如此。“移民”一词一开始便被赋予了人口在不同地理区域空间之内流动的含义,因此人口流动的地理空间的扩展以及在某个地方居留时间的长短,从语义角度只是拓展了它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已。这一约定俗成的指称并未因此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不会成为一个无法融通的“死词”。另外,一些国际期刊以及国际组织对于“migration”以及“immigrant”的沿用,也延续和强化着该术语在西方学界术语系统中的活力。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作为研究移民问题的国际性权威非政府组织,从其上世纪中叶成立开始至今一直沿用“移民”(migration/migrant)一词,并将之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跨越国际边界或者在一国之内的流动。它是一种人口的流动现象,涵盖了人的流动的任何一种情形,无论时间长短、人口构成和流动原因;它包括难民的迁移、流离失所的人、经济移民以及出于其他原因(包括家庭团聚)而选择迁徙的人们。”^③并且,它也指出“在国际层面上,至今仍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移民者’(migrant)的定义。‘移民者’这个术语通常被理解为涵盖了出于‘个人方便’的原因以及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强迫下而自由决定选择迁移的任何个体。因此,这个词适用于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以及家庭成员,其目的则是改善他们物质或社会生活条件以及改变他们自己或其家庭的未来。”另外,联合国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政府间国际性组织,也沿用“国际移民”概念,并将“超过一年时间”和“移居另外一个国家”作为界定“移民”的标准。“按照这个定义,那些短期旅行的人如旅游者和商人便不被认为是移民。然而,该词的通常用法是包括特定的短期移民的,例如短期迁移到某地从事农作的季节性农场工人。”^④ 与之相比,国际移民组织作为非政治性的人道主义组织,由于其研究对象面对对全世界各国之内和之外的人口流动问题,因此其对“移民”一词的界定更为宽泛,简单来说涵盖国内外,甚至包括了短时间的旅行者。在此背景下,时至今日西方学界很少有声音再去探讨“migration”是否应该被“international movement”或其他术语替代,而是从空间上抽离出“国内”与“国外”、从时间上区分出“临时”与“永久”等等。事实上,无论如何界定,“移民”,“migration/migrant”一词的时间性和边界性具体关涉时间长久,即一个人在一个新地方已经生活或将要生活的时间,以及一个人所迁移的距离问题。这从宏观的空间维度上来看没有严格限制,也就是说移民概念涵盖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形下的人口流动;在时间维度上,也没有而且无法进行严格的限制,例如以半年、一年或多少年限为准,通常更多只是存在“永久移民”和“临时移民”之分。而从微观层面来看,跨国界的国际移民的独特之处在于政治性,即有时发生在两国边界的移民行为的迁移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但是

① Everett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1, 1966.

② John Salt, “Contemporary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25, no.3, 1987.

③④ R.Perruchoud and J.Redpath-Cross (eds.), *Glossary on Migration (2nd ed.)*,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1, pp.62-63, 61-62.

由于跨越了政治边界即国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涉及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范畴相关的边界研究;另外,从微观的时间维度来看也是如此。究竟待在一个地方多久才算是移民,这一个看似简单却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被研究群体自我的界定,例如有的人自己可能认为他去一个地方只是旅行,但是他可能会待在那里很长时间,甚至会找工作。^①

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西方学界对于“移民”或“国际移民”的界定都是“工具性”的,是出于研究目的对于移民的时间性和边界性的具体化限定。换言之,移民的时间性和边界性是带有模糊特征的,任何一种将之精确的尝试都会落入所谓“狭义”的窠臼。

但是,从根本上无论是广义上的“移民”概念,还是我们所要考察的“国际移民”^②概念,其核心内涵却也是明确的即涉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任何时间从一国或一地迁移到另一国或一地,并生活在目的国或目的地一定时间的个体或群体。这便涵盖了所谓的“短期移民”、“永久移民”、“难民”、“经济移民”等等诸多不同维度下的移民类别。那么,以此观之,我们是否可以将西方学界经常使用的“diaspora”纳入国际移民的概念范畴之内呢?诚如斯,我们又该如何借助于“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概念来认识“diaspora”呢?

二、祖源文化基因：“Diaspora”的学理渊源

众多周知,“diaspora”一词存在首字母的大小写之分,而大小写的变化在英语中意味着一词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或者相反)的变迁。首字母大写的“Diaspora”从词源学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διασπορά”,原意为“在各地播撒种子”,而后从中衍生出人口流散的意思。它曾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用于指代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之后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祖源地而被放逐出去、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③基于此,该词后来被一些西方历史学者用于研究与犹太人经历相似,即历史上曾经遭受非自愿离开祖源地而流散各地的其他族群,例如由于种族主义压迫而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由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而被迫流散在美洲新大陆的非洲黑人及其后裔即非裔美国人、19世纪至20世纪初到美洲从事苦力劳动的亚洲特别是华人劳工等等。^④

然而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中叶之前西方学界在谈论“diaspora”时还将印裔、华裔、非裔等海外群体排除在外,而在1965年历史学家谢泼森(George Shepperson)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海外非洲裔群体也构成“diaspora”的一部分,该词的所指范围才开始扩大。^⑤到了上世纪60年代晚期,不仅研究非洲裔群体的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也接受和采用“diaspora”来指称美国境内的非洲裔移民群体。^⑥这时该词的语义边界表面上看似依然清晰明显,即“流离”与“苦难”是其主要内涵,但实质上则发生着悄然改变。

从西方学界对“diaspora”或“Diaspora”的使用频率来看,上世纪70年代之前相关移民研究还依

^① 详见:Sasha Newell,“Migratory Modernity and the Cosmology of Consumption in Cote d’Ivoire”, in Trager, Lillian (ed.), *Migration and Economy: Global and Local Dynamics*, Oxford: AltaMira Press, 2005, pp.163-192.

^② 另外,学界通常使用的一个相关术语是“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 immigrants)。它与“国际移民”基本上所涵盖范围相同,只是前者更强调“国家”或“国界”。

^③ 详见:W. Safran,“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 1, 1991.

^④ 详见:M.Ember, Carol R. Ember and Ian Skoggard (eds.),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vol. I: Overviews and Topics; Volume II: Diaspora Communities*, New York, NY: Springer, 2005.另外,参见:R. 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8, no.1, 2005.

^⑤ 详见:K.Tölölyan, “The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f Diaspora Studi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27, no. 3, 2007.

^⑥ 详见:K.Tölölyan,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1,1991.

旧很少关注该词,^①但从80年代开始专门针对它的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有统计表明上世纪70年代“Diaspora”或其衍生词在论文中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只有一到两次,但是在2001年这一年便出现了130次之多。^②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该词的首字母大写形态被忽略,转而以“diaspora”的面目指涉各色移民群体。一开始这也主要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直到1993年版的《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才首次增加一项对“diaspora”的新释义即“居住在故国之外的人们的生活状态”。^③

而早在1991年国际杂志《离散族裔:跨国研究期刊》(*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④的创刊前言中,托洛彦(Khachig Tölölyan)便极其明确地指出,之所以使用小写的“diaspora”,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个曾经被用以描述历史上离散的犹太人、希腊人和阿美尼亚人的术语,现在已经拥有了更广泛的语义域,包含了像外来移民(immigrants)、移居国外者(expatriate)、难民、外来工人或客籍工人(guest worker)、流亡者社区(exile community)、海外社区、族裔社区等等之类的词语”。^⑤按照托洛彦的这一看法,“diaspora”在语义边界上被拓展得或足可与“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概念等同。但相比之下,另外一位敏锐地意识到“diaspora”一词使用变化的牛津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前主任科恩(Robin Cohen)教授则更为理性地指出,“尽管人们通常是从苦难离散的角度去理解‘diaspora’,但是将这一术语的概念范围拓展至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帝国殖民时期的契约劳工以及散播文化的移民群体,有助于更加细致入微地理解移民的祖源地/国与其所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之间的积极关系”。^⑥

暂且不论托洛彦是否将“diaspora”的语义边界过于泛化,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科恩教授实际上指出了与之相关的核心问题,即究竟这一术语的核心含义是什么?

美国学者格谢费尔(Gabriel Sheffer)较早对“diaspora”的古今含义进行过学理上的界分,他指出出现代意义上的“diaspora”“就是具有移民经历的少数族裔群体,他们在移居国定居和活动,但是与祖籍国维持着强烈的情感和物质联系。”^⑦托洛彦也指出“diaspora”期刊要探究与祖源国及目的国、与集体认同相关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其中所出现的矛盾与抗争,它所关注的是“人们在自己的故园以及他乡的领地上,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政治上构建、创造和瓦解国家(即安德森所谓真实而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⑧紧接其后,萨夫兰(William Safran)认为“diaspora”适用于身居故国之外的少数族裔社区,并进而指出“这些社区成员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本身或其祖先从一个特定的‘中心’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边缘’或外国地区移居;第二、维系一种关于祖源国真实所在与历史业绩的集体意识、愿景或共同神话等;第三、相信自己并没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能完全被现居国所接受,因而会在某种程度存在疏离感;第四、认为自己祖先的国度是最真实、理想的家园,只要时机合适,其后代一定要回归祖国;第五、认为有集体责任保持或恢复祖国的安全和繁荣;第六、继续亲身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与祖国发生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了他

① 详见:W.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1, 1991.

② R.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8, no.1, 2005.

③ 徐颖果主编:《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④ 依据本文观点,该期刊中文译名为《离散族裔:跨国研究期刊》,详细讨论见后文。

⑤ K. Tölölyan,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1, 1991.

⑥ Khalid Koser (ed.), *New African Diaspora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科恩这句话引他在“全球离散群体”系列丛书的前言中。

⑦ G. Sheffer, “A New Field of Study: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G. Sheffer (ed.),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3.

⑧ K. Tölölyan,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1, 1991.

们的族裔共同体(ethnocommunal)意识和族裔团结”。^①

简言之,萨夫兰认为,“diaspora”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具有四处分散奔波的历史经历,保有对故国(homeland)的记忆或迷思,在移民目的国具有外来疏离感,有最终落叶归根的愿望(这一点常常是矛盾模糊,甚或具有来世论或不切实际的幻想色彩的),持续给予故国或故乡支持,以及,由以上各种关系所产生的集体认同。

尽管萨夫兰自己也承认这些也不完全与所谓“理想型”犹太人群体的特征一模一样,^②但是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却认为他所提出的后三个标准,就连一些犹太人群体也无法完全符合,即没有强烈愿望要返回到一个确切真实的故土,或者这样一个面目如初的故乡并不存在。^③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而造成的非洲离散群体及其后裔而言,故国也只是一个模糊而笼统的地理区域即非洲大陆,很难说他们自身有愿望或者有机会能回到所谓的“故国”。例如美国非裔历史学家阿德戈比勒(Isaiah O. Adegbile)调查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人之间是否具有亲和力或者说非洲人是否像对待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一般欢迎他们“回家”,指出某些非裔美国人虽然亲身回到了非洲大陆的某个国家居住,但是事实上他们得到的却是失落与失望,而非自己想要的“故国情感”。^④

萨夫兰对“diaspora”的界分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也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并且事实上他也并没有极端化地指出其定义的严格适用范围。然而,克利福德依然提醒我们要注意避免将“diaspora”按照所谓“理想型”的标准去界定,即概括化地列出几个区分标准。犹太人的情况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离散群体”或者讨论全球新环境下人口流动或融合话语的楔子,但是不能将其作为一种规范标准。

事实上,当“diaspora”话语在学界内外流行开来之后,我们更需要从更加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它,对它所承载的含义不仅要借鉴萨夫兰所提到的六个特征,而且也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带来交通便利,促进了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居住以及多点的情感依附(multi-locale attachments);另一方面无论罗列出多少与“diaspora”相关的语义特征,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满足,换言之,这个词的含义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其语义范围越来越松散,在不同的群体之中会被情景化地附着独特的意义。^⑤

克利福德没有选择继续讨论“diaspora”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问题,而是转向去讨论它的边界(borders),即认为它的存在与“民族-国家”的理念以及“土著话语”的权利要求相抵触,并由此对照而形成了其自身的定义边界。托洛彦在2007年对“diaspora”研究的进一步反思中明确指出,在传统话语语境下(即过去局限于指涉以色列人、阿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时)，“diaspora”的旧有概念含义是明确的,即“一个‘diaspora’群体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由于灾难性的暴力或者至少是被迫使而离开自己的祖源地,从而定居在其他国家、生活在异化陌生的社会,并且最关键的是,几代人经过生存挣扎而成为一个显著的社区,努力维系其旧有的认同,或者创造了一种与其东道国(host society)不同的新认同。最终,‘diaspora’通过他们努力维系与其他地方的亲属社区以及祖源国的联系,而获得身份认同。”^⑥但是,托洛彦指出这个具有限制性的定义在当代新语境下,随着

① W.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1, 1991. 译文参考了汪金国、王志远:《“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载《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略有改变。

② W.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 no. 1, 1991.

③ 详见:J.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9, no.3, 1994.

④ 详见:Isaiah O. Adegbile, *The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Socio-Economic Contex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8, pp.227-229.

⑤ 详见:J.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9, no.3, 1994.

⑥ K.Tölölyan, “The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f Diaspora Studi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27, no.3, 2007.

“diaspora”一词所指范围的拓展,人们较难对其进行详细界定。他转而选择了与克利福德相似的路径,即将对“diaspora”的考察重点放在了与“分散”(dispersion)、“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族裔社区”(ethnic community)等等相关概念的意义边界差异上,从而展示出该词意义的动态性,以及其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谢费尔、萨夫兰、克利福德到托洛彦的讨论很有启发性。而事实上,西方学界对“diaspora”的特征界定从来没有止息过。例如,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将其界定标准简化为三个即分散性(dispersion)、祖源国倾向、边界维系(boundary-maintenance)。^①布特勒(Kim D. Butler)则认为“diaspora”蕴含四个基本特征:维持分散性(即至少拥有两个家园而非仅仅从家乡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迁移)、与真实的或想象的故土存在某种联系、群体身份认同的自我意识,以及第四个区别性特征即至少延续两代。^②莫拉斯卡(Ewa Morawska)则以颇为自信的口吻,从历史比较民族志的视角,认为“diaspora”就是“民族国家群体,其成员(被迫或自愿)迁居在其祖源国或母国之外,仍然保持着其祖源群体(group of origin)的成员身份意识,并且对其祖源国的福祉表现出集体性关注和表达,祖源国无论是从象征层面还是从规范(normative)层面都在其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③

而我们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萨夫兰所谓的六条标准,还是布特勒、布鲁巴克、莫拉斯卡等人的三条或四条标准界定,虽然均捕捉到了“diaspora”在当今人口流动极为频繁的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某些关键性特征,但是完全以此作为界定“diaspora”的标准,依然带有理想化色彩,仍旧容易滑入克利福德曾经对萨夫兰的批评。而或许更好的选择是将这些标准作为我们讨论和理解“diaspora”的维度,如此一来,与其进行本质论式的概念含义范围界定,倒不如尝试将“diaspora”作为一个工具性的理论分析概念。这一倡议如果放置到上述有关“国际移民”概念框架之内,即在国际移民话语体系之下将“diaspora”与“海外移民”、“国内移民”、“经济移民”、“难民”、“短期移民”、“永久移民”等等术语并置,我们便会清晰地发现,无论“diaspora”的所指范围如何拓展以及语义含义如何变迁,它从根本上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的着手点,抑或是一个撬开当今国际移民复杂图景的基点。据此,“diaspora”本身从始至终所承载的一个核心含义便凸显了出来,即与祖源地(homeland)的跨国界联系。事实上,诸多西方学者在讨论“diaspora”时无一不谈及与之相关的群体与其祖源国相联系的族群意识和祖源国文化传统的维系。而詹姆士·克利福德所批评的只是“祖源国倾向”(homeland orientation),即带有“回归目的”的保持与祖源国的联系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意或有意的与祖源地联系(homeland connectedness)便是“diaspora”的核心所在(即所谓的“diasporicity”),这也是它与“国际移民”或“跨国移民”等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所在。“国际移民”本身只是指明人口流动这一事实,并不主动呈现社会文化意蕴(尽管这一意蕴隐含其中)。而“diaspora”则不同,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从祖源国的角度来看,移民群体即使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了,他们仍旧可以被称之为‘离散族裔’”。^④那么如此一来,舒瓦尔(Judith T. Shuval)提出“diaspora migration”概念^⑤也颇具类型学上的启发性和先见之明,即“diaspora”是众多国际移民术语类型中的一员,同时它更是把握和理解当今国际移民复杂图景的有效工具性视角。

① 详见:R.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8, no.1, 2005.

② 详见:Kim D.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10, no.2, 2011.

③ E.Morawska, “Diaspora’ Diasporas’ Representations of Their Homelands: Exploring the Polymorph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4, no.6, 2011.

④ R.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1, 2005.

⑤ J.T.Shuval, “Diaspora Migration: Definitional Ambiguities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38, no.5, 2000.

三、文化翻译：“Diaspora”的译介困境

而当我们把西方学者对于“diaspora”内涵的争论与国内学术界对它的关注相对照,便会发现另外一个困境,即术语的译介困境问题。这一困境不仅是语言学上的语码转换问题,更深层次的是文化上的翻译问题。

(一)“migrant”译名的明确性与“diaspora”译名的模糊性

国内学界普遍公认将“migrant”或“immigrant”对译为“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移民”一词在汉语文献中较早便已出现。该词用作动词表示“迁移人口”,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礼·秋官·士师》。^①在现代汉语中“移民”可以用作动词和名词,分别表示“向它地迁移人口或人向其他地方流动”以及“迁移向其他地方的人”,分别对应于“migration”和“migrant”。英语基于移入和移出的角度,分化出“immigration”和“emigration”;汉语对应该译为“移民迁入”和“移民迁出”,但是现实中人们通常笼统地称之为“移民”。

从学术概念意义角度,“移民”的概念在现代社会情境下其实也并没有词典意义那么简单,其复杂性一方面是涉及了现代主权国家边界问题,另一方面是涉及了与移民身份类别相关的政治经济议题。首先,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所有的移民都是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的结果,移民必定涉及人口迁移。但是,“移民只是迁移人口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迁移人口中符合一定条件的那一部分,并不是所有迁移人口都是移民”,^②因此我们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移民”一词指代特定群体,而非仅仅使用更广义的“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进行泛指,这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说明了“移民”一词本身所被赋予的特殊语境含义,例如将“移民”放到全球地理情境之下去考虑,很明显便呈现出了“国内”与“国外/海外/跨国/国际”两个相对照的范畴。尽管“国内”和“国外”本身蕴含着地理空间边界问题,但是相比而言,国际移民的地理空间意蕴更为浓厚。然而,无论如何,“移民”这一概念本身都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而且人们对于其在英语中对应于“immigrant”或“migration”等词汇也已达至共识。

而“diaspora”的译介却呈现出完全异质的图景。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界对“diaspora”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界,与之相应的汉译概念通常有“飞散视角”“飞散文学”“流散”“散居者”或“族裔散居”“离散”或“漂泊离散”或“离散族裔”,偶尔也有人译为“流亡”或“流亡文学”等等。^③尽管译名纷呈,但有关探讨实际上也触及了西方学者对于该词内涵的争论。例如,潘纯琳认为“族裔散居”的译法“过于强调散居者的民族性,显得有些狭隘”。^④汪金国和王志远则认为这一论断恰恰佐证了“diaspora”一词的内涵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它与“族裔”的属性“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主张该词的最佳译法应该是“散居族裔”。^⑤

根据前文的论述,关于“‘diaspora’一词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这一看法实际上比较切中要害,但是在译名上,我们倾向于选用“离散”而非“散居”。一是因为从汉语语言学角度来看,前者兼顾了“分离”和“流散”的双重含义,并且一直以来均含有与亲人离别之意,例如,《逸周书·时训》:“鸿雁不来,远人背叛;玄鸟不归,室家离散。”《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卫武公曰:‘臣职在司徒,若主上一行,民生离散,臣之咎难辞矣。’”李大钊《大哀篇》:“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二是如上所述,西方学界对“diaspora”的论述无不凸显出“与祖源国的联系”这一核

①②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20页。

③ 详见:汪金国、王志远:《“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载《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④ 潘纯琳:《“散居”一词的谱系学研究》,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⑤ 详见:汪金国、王志远:《“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载《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心意义。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的跨国界的国际移民,其首先面临的便是与自己至亲或者旁亲以及祖源国社会文化从空间距离上的分离,而他们在移民目的国形成或被认为是一个族裔群体,也往往是这种“离散”的结果。而“散居”则更多的是分散居住之意,难以传达以上含义。另外,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也指出,尽管最初只是出于学术界兴趣而使用的“diaspora”是一个“模糊的、灵活的、不确定的、涵盖面广和政治化的概念”,但是它“切合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组织形式及其与祖籍国的互动等特征”。^①或许也正是这种本质性特征使得国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译介“diaspora”时直接选用了“离散族裔”的译名。因而,无论从跨学科的客位视野,还是从祖籍国和目的国的主位视角,我们认为相较现有的其他译名,“离散族裔”更能呈现“diaspora”所承载的意义。

(二)文化翻译与译介困境

如前文所述,上世纪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用“diaspora”指称几乎所有远离其祖源地或之前所生活的故乡、且依据其祖源文化而在移民目的地构建其制度性社会和文化的人们。^②国内从事国际移民和世界民族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例如李安山教授在其最近发表的关于在中国的非洲裔移民的英文论文中直接使用了“diaspora”一词即“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③其所指涉对象不仅包括古代曾经生活在中国相关朝代的黑人,而且包括了当今生活在广州、义乌等地的非洲人。在其论文末尾,他解释之所以使用该术语是因为“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非洲人不仅仅只是构成一个移民群体,而且他们也成为一个拥有其自身社会网络、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社区,这样一个社区无需同化(assimilation)”。^④此外,尽管潘纯琳、汪金国和王志远等学者试图从学理上厘清“diaspora”的内涵和译名,但是至今在有关国际移民研究的汉语文献中,我们依然还很少看到对该词的直接译介;另外,文学领域学者们对该词的译名不仅未达共识,而且甚至有学者如牟佳和周桂君开始将曾经的译名“离散”“流散”和“飞散”视为“diaspora”的三个释义,进而认为它们“在横向上的语义差异成为了其纵向上时空联系的耦合纽带”,是针对“移民在身份认同与追寻过程中,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敌对冲突——适应接受——共存融合三个阶段”之社会关系的“文学演绎”。^⑤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认为依然是由于“离散族裔”这一术语本身丰富的文化意义。术语的译名不仅涉及语言学上所谓的约定俗成原则,而且更牵涉到跨文化的不对等性和不可译性。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们便意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而是嵌在语言中的思维模式,英国人类学家贝亚蒂耶在其著作《异文化》中更是强调了“翻译问题”在社会人类学中的核心地位。^⑥也就是说,对源自“他者”文化的术语概念无法以相对应地目标语译介的话,原有术语本身的文化含义会部分地或完全丧失。国内学者对于“diaspora”出现“飞散”“流散”“散居”“离散”等不同译名现象,也并非是该词的语言符号本身问题,而恰恰是由于它本身在西方语境中就被不断附着以复杂的文化含义。这种译介困境也不仅体现在“diaspora”这个词上。王铭铭在其《“朝圣”——历史中的文化翻译》一文中也曾从跨文化认识论的角度,详细论证过“朝圣”一词对于“pilgrimage”的历史误译,如他所言“用‘pilgrimage’这个基督教仪式概念来‘译写’中国民间仪

① [美]亚历山大·德拉诺、[新西兰]艾伦·加姆伦著,罗发龙译:《祖籍国与离散族裔的关系:比较与理论的视角》,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详见:Bauman, M. Diaspora: “Genealogies of Semantics and Transcultural Comparison”, *Numen*, vol.47, 2000.

③ 根据本文观点,该句译为“非洲离散族裔在中国”。

④ Li Anshan. 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 Reality,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7, no.10, 2015.

⑤ 牟佳、周桂君:《离散·流散·飞散——美国移民题材小说的边缘书写与主题嬗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3期。

⑥ 详见:塔拉勒·阿萨德著,谢元媛译:《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载[美]克利福德著,[美]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3页。

式活动,实际上就是从一个更大的关系体系中有选择地挑出某些方面(或层次)来与世界性的支配文化一一对应”。^①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以及本世纪初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界关于“民族”和“族群”的译名之争也属于此类问题,^②即由于中西社会文化不对称而引发的译介困境。

总体而言,“diaspora”对于国内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舶来词,之前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汉语词汇,国内学术界对它的译名使用仍然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共识。实际上,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现在与“diaspora”相关的文献很多,很多人对“diaspora”这一术语未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在其内涵理解上的一致,而且这一术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旧在不断变化。^③所有这些一方面造成了该术语的翻译乱象,另一方面也为确立它的恰当译名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因此,这里我们从词语家族相似性对比的角度即从“国际移民”概念的视域,去审视“diaspora”在西方语境中的核心内涵,并结合已有译名,从而建议以“离散族裔”对译之。这一方面是因为该词已经被一些文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们所接受,而且如前所述它在汉语中的原本释义也多与西方语境中的“diaspora”有众多重叠之处;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在译介此类新术语时,更好的选择或许便是保持其本身鲜活的异质性,使用具有相对异质化的名称,而非完全归化为汉语中已有的某个语汇,否则语义上的不对等或多义性往往成为译名在文化理解上的掣肘。

Abstract “Diaspora,” capitalized and without modifier,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dispers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term, however, underwent a great semantic cha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1960s when more contemporary immigrants of various ethnic origins moved across territories to the western nations. Since then,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academic term that refers to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who live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while keep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nections with their home countries. Chinese scholars endorse and introduce this concept but have yet to reach consensus on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in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this terminology is essentially cross-cultural and epistemological, which has to a certain degree hampered the diaspora studies in China.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diaspora” with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context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its semantic change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and clarify its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mooth dialogues amongst scholars in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rely on terminology transfer and accurate translation to overcome cultural hurdles and reach mutual understanding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ranslating diaspora into li-san-zu-yi is more faithful to its original connotations in English, which also helps showcase a new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research and ethnic studies.

(周雷,讲师,湖北经济学院外语学院,武汉,430205;牛忠光,博士,江汉大学英文系,武汉,430056)

[责任编辑:周旭芳]

①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②③ 时至今日虽然关于“民族”和“族群”译名的争议依然存在,但是总体而言学术界已经接受了“族群”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视角。